

自说自画

忆童年
于平
任凭



自说自画忆童年

一页

于平 任凭 著

自说自画 忆童年



明天出版社

自说自画忆童年

自说自画忆童年

于平 任凭 著

*

明天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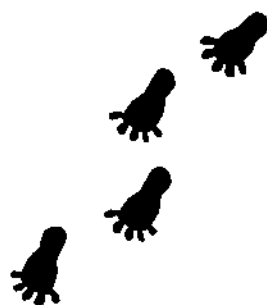
787×1092 毫米 16 开本 5.5 印张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

ISBN7-5332-2806-5

J·646 定价 12.00 元



二页

序

赵镇琬

童年的记忆像一颗滚动闪亮的露珠，荡漾在梦中摇曳的贝叶，流耀于晨曦绽开的莲瓣。露珠的辉熠，散着泥土沁人肺腑的芳香，透着朝霞湿漉漉的绚丽，映着雾濛濛的山，闪着满坡满坡的绿……

循着童年跳动的跫音，捧着滚动闪亮的露珠，从胶东大地走来一对两相依依的情影——

于平、任凭夫妇因为对剪纸艺术的酷爱和不曾舍弃的执着探求而结合，在一方属于自己深深领悟了的天地里，用母亲赐予的艺术乳汁，浇灌出烂漫的小花，点缀着苍野驰于茫际的美丽。

童年的生活，童年的朋友，童年的亲情，想起来是一杯甘味无穷的美酒，唱起来是一首委婉的小夜曲，如梦如幻，如醉如痴……

满怀着对未来的向往，回首童年的纯情奇趣，记忆的露珠，凝于剪刀笔端，点燃心中灵感的火花，他们为今天的孩子献出心底的真诚——

于是，便有了这本《自说自画忆童年》的问世。

但愿它能拨响与你心灵共鸣的琴弦，让跳跃的音符，送给你一个率真奇幻的童年之梦。



写在前面

王秋桂

接于平、任凭伉俪来函，说他们的《自说自画忆童年》将交由明天出版社出版，并希望我在书前写上几句话。

于平、任凭夫妇的这套作品，曾在我主编的《国语日报》儿童民俗版上连载过，当时是以《儿童娱乐》为题发表，并以一图一文的形式刊出，从而也就形成了他们这本“自说自画”的雏形。

我与他们夫妇二人的相识，是先见作品后见其人，他们的纯朴同他们的作品一样让我感动。我曾安排他们四大单元的作品——《老鼠嫁女》、《北方正月》、《胶东风情》和《历史人物》在台湾省立美术馆、台湾清华大学艺术中心和台北汉唐乐府画廊展出，又曾将他们的《吉祥百图》编印成书。可以说，他们的作品是在各种不同的剪纸艺术中我特别欣赏的。他们在传统的基础上做了许多创新尝试，无论在构图造型或用色上，他们都把剪纸的艺术带到了一种新的境地。大约是夫妻合作的结果，他们的作品又兼具刚健的气势和纤柔的意象。

在剪纸界，于平、任凭夫妇已经是小有名气。但是他们对于名利都不计较，他们以不断的创新为乐，关起门来“玩”剪纸。不管他们的尝试是否成功，他们的作品都有率真的味道。

这也许就是他们喜爱用剪纸形式表现童年记忆的原因所在。那种童心的心境，与他们的作品一样，富有纯朴和奇幻的创造性。



王秋桂先生系台湾清华大学教授



● 自言自语 ●

· 于平 任凭 ·

大凡喜欢自言自语者，多被称之为神志不正常者，我们也会怀疑自己是否也属于这一类。

天上一片白白的大雪团，总也掉不下来，像个大老虎，也像一只哈巴狗。

地下有一群搬家的小生灵，听从指挥，遵守秩序。听说那是因了神灵的旨意。

天上的雪花飘到了地上，变成了吃不完的小麦面。有人说这是幻想，也有人说这是想象。

孩提时的世界总是奇幻交织，孩提时的创造总是变幻无穷。不知为什么成年人总是留恋那种心境。

从记事起就留下了坐在炕头上看奶奶剪窗花的记忆，但对贴在窗上的窗花却不屑一顾，只爱玩那些剪下来的片片，红的、绿的、黄的、白的、黑的，有的像小猫，有的像小狗……

后来才明白，无意识中“造”的“型”比有意识“造”的“型”更绝妙。

手平任憑
剪紙觀衆

張竹題



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著名国画家
张竹先生题

八童快樂

海右美林



著名画家、雕塑家
韩美林先生题

目 录

序 赵镇琬	三页
写在前面 王秋桂	四页
童趣篇	九页——三十四页
放风狗儿·网虾·夏日钓蛙·捉土鳖	
捉螃蟹·下地网·老鼠娶亲·看谷姥	
看电影·母亲蒸灯儿·奶奶绞花	
老家海草房·故土忆趣(篇尾手记)	
童谣篇	三十五页——六十页
蛙声·下雨了·小燕子·喂奶歌	
小小子·小闺女·老雁排队	
鸭巴排队·老母猪·天亮了·卖油郎	
窗花谣·远去的童谣(篇尾手记)	
童玩篇	六十一页——八十六页
扯大锯·老鹰抓小鸡·鲢鲢鼓	
嘎拉哈·扣麻雀·逮蚂蚱·扑蜻蜓	
将媳妇·鸡狗鸭鹅·掏鸟蛋·点树叶	
骑竹马·夫妻对话(篇尾手记)	
跋 山曼	八十七页
作者艺术简历	八十八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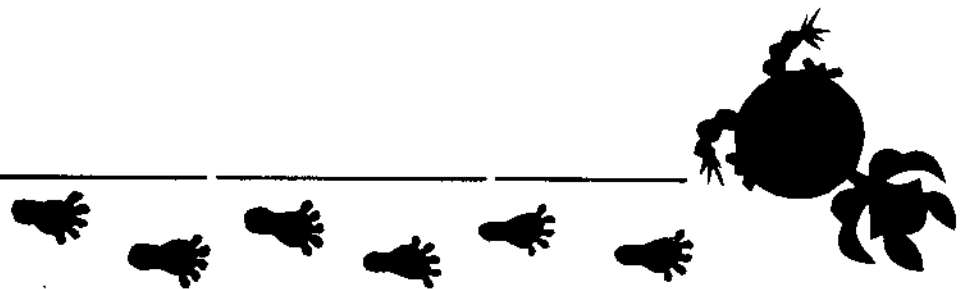


童趣篇

 童年，啥事都觉得有趣儿，就连放个不响的小屁儿，也能笑得肚子岔气儿。

自说自画忆童年

九页



放风狗儿



儿时经常跟父亲去海边钓鱼。父亲还亲手做了许多钓鱼工具，有带铃铛的钓鱼竿，有带铁圈的罗网，有带倒须的鱼叉，还有一种带小帆的三角形小船，父亲叫它“风狗儿”。

“风狗儿”是我最喜爱的一种钓鱼工具，因为它很像一只玩具。小船全长不足三尺，悬上小帆，顺风下海，船尾拴上百米长线，长线上拴着浮子，浮子下面系上鱼钩，鱼钩上挂着“鱼味”，专钓那些在水面上觅食的针鱼。这种钓鱼的方法叫做“放风狗儿”，也叫“放线儿”。

“放风狗儿”与其它垂钓有着很大的区别，除了要懂得识别潮水之外，还要善于辨别风向，所以父亲专门在家门口的树梢上安了一个小风标，为“放风狗儿”专用。而识别潮水，那就全靠经验了，父亲经常念叨着这样几句赶潮谚语：“初七八，早晨发；二十三，正晌干；二十六，照原旧”。

待潮水和风向都合适时，才能把“风狗儿”放进海里。“风狗儿”放出后，要等个把钟头才能收线，当父亲慢慢地收回长线，长线上往往挂满了大大小小的针鱼，这是最令人激动的时刻。每到此时，我就乐得又蹦又跳，并且还一边蹦着一边唱：

风狗儿顺风颠，
钓上的鱼儿嘴带针。
风狗儿顺风漂，
钓上的鱼儿跑不掉。

已有好多年没再放过“风狗儿”了，但那只三角形的小船，依然保存着。



童趣篇·放风狗儿

童 趣 篇



放风狗儿

网 虾



村北有条大河，村里人都叫它北沙河。大河的旁边还跟着一条平行的小河，村里人叫它二道渠子。

大河很宽，水流也很急，河里除了白白的沙子和清清的河水之外，再什么都没有。小河极窄，窄得能一步跨过去，但水却极深且不流动，墨绿色的水下面又有鱼又有虾，还有蛤蟆和青蛙，有时还能见到在水面上慢慢游动的水蛇。

儿时的伙伴们，最爱去小河网虾。网虾的网具全由自己亲手制作，找不到细网就用旧纱布代替，有的连旧纱布也找不到，就只好从家里拿一只旧竹篮，虽然“竹篮打水一场空”，却是捉虾的好工具。

那时大家的集体观念特强，网到的虾全属共有财产。我们吃虾的方法也很特别，在河滩上燃起一个小火堆，把一堆细沙烧热烧烫，然后把虾埋进沙子里，几分钟后，虾就被烫红了。伙伴们把这些半生不熟的虾放进嘴里，一边吃着一边唱：

沙埋虾，虾钻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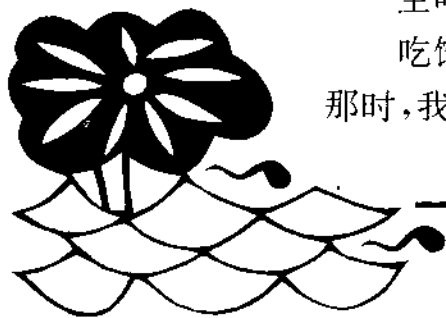
一会儿，就红啦。

拿出来，吃了它。

生吃蟹子活吃虾，

吃饱肚子不想妈。

那时，我们也就是五六岁的光景。



童趣篇 · 网虾



网 虾

夏日钓蛙



夏季雨后。

村西凹地里积了一个大水湾，湾里尽是成群结队的蝌蚪。不知谁说了句：“有蝌蚪就有青蛙，咱们钓几个青蛙烧了吃”。伙伴们齐声叫好，回家拿来了竹竿和钩子，挂上诱饵，就开始钓蛙。

那些青蛙又彪又傻，什么诱饵它都吃。像蚂蚱、蜻蜓、蚯蚓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虫子，都可做诱饵。不大一会儿，就钓上来了十几只。钓上来的青蛙个个气得又鼓肚皮又蹬腿。伙伴们握着青蛙的后大腿，一边跳一边唱：

小蝌蚪找妈妈，
一下变成了小青蛙。
小青蛙不回家，
一下叫我抓住啦。
气得青蛙鼓肚皮，
气得青蛙蹬小胯。
谁叫你不回家，
我得让你下肚啦。

玩够了，唱够了，就找了一个避风的角落，支上几根干柴，点上火便把青蛙烧熟了。伙伴们吃得很香，那时觉得青蛙是天底下最好的美味。

后来，上了小学，听老师讲，青蛙是益虫，是农田的卫士。自那以后，就再也不敢去钓青蛙了。



童趣篇·钓蛙

童 趣 篇



钓蛙

捉土鳖



捉土鳖，是过去胶东海边孩子们很喜欢做的“营生”。

土鳖生长在海滩的旱地，大人们说它是喝海边的露水长大的。它又是一种药材，所以孩子们都喜欢去捉，一来可以玩乐，二来可以拿去换几个小钱，可谓两全其美。

捉土鳖要在晚间进行，因为白天它们都藏在沙土里，只有到了晚上才出来寻食喝露水。捉土鳖的方法很简单，先在沙滩上用脚后跟踩出几个沙坑，再把提前炒好的麦糠诱饵放在沙坑内。大约过半个小时左右，就可以手拿火把逐个沙坑寻捉。有时在每个沙坑内都能捉到好几只，这样连续几次，就能捉到许多。

由于捉土鳖是在晚间进行，所以其中的乐趣更大。特别是男孩子，经常三五个结成一伙，一起到海边，边捉边玩，一直到夜深。记得有一次，几个伙伴因走得太远而迷失了方向，一直转到天明才回到了家，大人们说那是遇到了“鬼打墙”，那时并没觉得害怕，第二天夜里照捉不误。

捉土鳖的乐趣，现今的孩子是无法想象也无法体验的，因为那时家中既没有电视也没有玩具，到野外玩耍则成了孩子们的主要娱乐活动。现如今，手里还保存着好几本那时用土鳖换来的小人书。只不过，早被翻得烂糊糊的了。



童趣篇·捉土鳖